

咏 慷 著

★ 抗 SARS

全军抗“非典”战役纪实

风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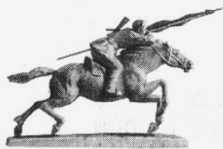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抗 SARS 风暴

——全军抗“非典”战役纪实

咏 慷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抗 SARS 风暴/咏慷著. —北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4.1

ISBN 7-5033-1696-9

I. 抗… II. 咏… III. 报告文学—长篇—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02723 号

书 名: 抗 SARS 风暴——全军抗“非典”战役纪实

作 者: 咏 慷

责任编辑: 侯健飞 寇花营 (特约)

装帧设计: 裴海斌

责任校对: 徐桂红

出版发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8 号

邮编: 100081

电 话: 62183683

http: //www. jfwyph. com

E-mail: jfwyphbs @ public. bta. net. 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文化局灵山红旗印刷厂

开 本: A5

字 数: 256 千字

印 张: 9.25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033-1696-9/I·1358

定 价: 17.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A 章 南国，疫情遭遇	1
1 流花湖畔的第一声警报	1
2 第一军医大学在第一时间	11
3 用解剖刀探究非典奥秘	26
4 “铁娘子”	34
5 军区卫生部长	40
6 八一大楼的密切关注	54
7 胡锦涛出现在广州街头	57
8 大地护卫着雄鹰	60
9 羊城有片橄榄绿	66
10 珠联璧合	72
11 人民的需要就是最重要的研究课题	77
B 章 北京，坚决阻击	83
1 总后勤部大院的灯光	83
2 看！五棵松这支快速反应部队	88
3 岳各庄阵地	92
4 职业道德的悲壮操守 ——记老专家姜素椿教授	98
5 黑山扈堡垒	104
6 苇子坑壕堑	113
7 军中“流调队”	116

8	海军白衣战士在行动	120
9	陆军白衣战士在行动	122
10	武警白衣战士在行动	126
11	白的征衣红的血 ——记革命烈士李晓红	131
12	空军白衣战士在行动	140
13	火箭兵白衣战士在行动	145
14	南丁格尔的传人们 ——记“南丁格尔奖”得主李淑君等白衣天使	156
15	在 P3 实验室里	171
16	“全民抗战”奇观	179
17	温家宝向白衣战士三鞠躬	184
18	非典逆流中的鱼水情深	192
19	得道多助与“文装解放军”	198
C 章	小汤山歼灭战	202
1	神奇的速度	202
2	集结，争分夺秒	210
3	坚忍不拔	224
4	木棉花——白杨树	239
5	援军赴通州	250
6	援军赴天津	252
7	恭请科学女神	258
8	战地爱情	264
9	“小汤山疗法”	275
10	凯旋曲	283
后 记		288

A 章 南国，疫情遭遇

1 流花湖畔的第一声警报

2002 年 11 月的一天，原本就是个极其普通的日子。

或许正因为它像日历上那为数众多的日子一样，实在太普通了，以至将近半年后，当人们想要搞清它确切地说是哪一天时，竟遍翻众多资料而不可得知。

就是在这极其普通的一天，位于羊城流花湖畔的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勤勤恳恳工作的白衣战士们，未曾听到任何风吹草动，也未曾见到任何蛛丝马迹，就与悄悄从天而降的 SARS 病毒的先头部队，在一间不大的病房里激情遭遇。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业内人士一般称之为“广总”。

这一天，广总呼吸内科的黄文杰主任，照例比上班时间提前一点儿来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尽管，他已经过了不惑之年，但由于面色白皙，身材瘦削，又戴副浅边眼镜，令人见了总感到他还是位白

面书生。

这一天，乍到班上的白面书生黄文杰仿佛一阵清风似的到各个科室“刮”了一遭，清秀的脸庞上便顷刻增添了一派严肃的神情。

这完全是因一位名叫雷建国的患者所引起的。

雷建国被某地方医院送到广总之前，就已经发烧好几天了。入呼吸内科之后的当天晚上，他便开始昏迷，并伴随着呼吸衰竭而便溺出血。当时，值班医生果断地给雷建国上了呼吸机，并随即采取了一系列的紧急抢救措施，使病情得到了初步缓解。于是，在场的医护人员们那颗久悬的心，也渐渐放了下来。

然而，黄文杰那根业已紧紧绷起的神经，却并没有因此而完全松弛。

按说，黄文杰是一位已经出站 6 年之久的“博士后”。就是在呼吸内科担任主要领导，也已经有 5 年时光。他的医学知识和临床经验，都应当说丰富到相当的程度。

究其原因，概由于科里对雷建国所实施的一系列紧急抢救措施，使黄文杰产生了一些蹊跷之感，又使他萌发出一种警觉。

尽管一时还说不清楚，但雷建国的病，显然似乎并不像一般的肺炎那样简单。

果然，不一会儿，与他所见略同的呼吸内科护士长李艳春，脚步匆匆地向黄文杰走来。

“黄主任，雷建国的情况现在又不太好……”这李艳春从外貌就可看出，是一位典型的广东人。她虽然已有 20 多年的军龄，年龄也比黄文杰还要大些，但她对掌握有现代医学科学知识的博士主任，从心眼里充满钦佩与尊重。

“唔，”黄文杰闻声点点头，用眼神招呼李艳春道，“走，看看去！”

当他俩临近病房时，相距老远就听到里面传出一阵接一阵狂躁的吼叫：“你们怎么搞的？不就是个肺炎吗？怎么好几天了都治不好？！你们这些医生是什么水平！我们家是高度信任解放军才住进

部队医院的。你们这个医院是什么水平?!……”

黄文杰快步进得门去，只见雷建国不仅呼吸艰难，而且不停地咳嗽。他声嘶力竭地喊叫着，那断断续续的吼声中充满了愤怒，但更多的还是焦躁与烦闷。

李艳春耳语着对黄文杰说：“这雷建国很不配合。他在床上躁动不安地频繁翻滚，刚刚上好的输液管、呼吸机都被他自己撸掉了……”

作为高学历的医生，黄文杰能理解患者的心情：谁得了病不想尽快痊愈呢！然而，雷建国患的这个肺炎，为什么就这么“各色”呢？

呼吸内科，本身就是专治肺科病的。这个科的医务人员，长期以来与肺科病打交道，他们什么样的肺科病没有见过啊！

然而，雷建国患的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肺炎？

似乎谁一时也说不清。

它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它的来势为何这样凶险？

它的变化为何又这样急剧？

……

一个又一个的问号，在黄文杰的脑海中翻涌。

黄文杰将这一个个疑问，及时地向医院领导作了汇报。

“能提出问题好啊！”广总的黄始振院长和王济鹤政委等院领导，都是颇懂科学规律的明白人。他们知道，能提出问题，也就说明在向着解决问题靠近了。

医院领导也认为这一时说不清的肺炎不可小视。他们连夜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并迅速向军区联勤部卫生部的江建荣部长和地方卫生部门报告了有关情况。

与此同时，院领导立即组织呼吸内科、急诊科等8个科室、22名专家对该病例进行分析、研究对策。

“看来，这个病人的症状，的确与一般的肺炎有所不同。”各科

医生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然而，它是一种什么样的肺炎呢？”

虽然莫衷一是，谁也一时说不清楚，然而最后，经过各方面专家会诊，还是渐渐达成了共识。他们将雷建国患的这种怪病，暂且定名为“不明原因肺炎”。

或许此时他们之中无论是谁，都还没有明确意识到，中国军人此时实际上已经与自己轻易看不见、摸不着的敌手，在一场没有硝烟的特殊战场上不期而遇。

虽然当时的黄文杰和科里的李志斌副主任、李艳春护士长等，并没有像后来接到病人那样感受到巨大的压力，但只要雷建国一旦稍稍安宁，他们便立即继续对其进行精心救治和精心护理。这些医务人员的满腔热忱，丝毫不会由于患者的缺乏配合或难以确诊等其他原因而有稍许放松。

黄文杰和战友们在治疗过程中，日甚一日地产生了一种预感，这种“不明原因肺炎”不可小瞧，它有可能导致人的生命危险。而自己现在，就是在与它争夺鲜活鲜活的生命啊！

有道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不过月把时间，雷建国由濒临死亡到转危为安，终于痊愈出院。

黄文杰主任、李志斌副主任、李艳春护士长和全科同志好不容易松了口气。真是谢天谢地！或许这种被暂称为“不明原因肺炎”的东西，不过就是一种相对厉害一点的普通肺炎吧。

令他们始料不及的是，事态的发展并没有让他们松一口气，而是一波刚平，一波又起。

就在半个月后的 2002 年 12 月 17 日下午，从广东省河源市又转到广总一个重症肺炎病人。

这位患者名叫黄杏初，黄文杰称其为“一家子”。

34 岁的黄杏初原先在深圳的一家酒楼当厨师，12 月 15 日他开始持续高热，最高时竟然达到 40℃，脸部、颈部充血，全身酸痛。他不得不返回老家河源。

黄杏初发病后，曾经在地方卫生院求过医，经诊断被认为是重

感冒。医生给他开过退烧药、感冒药，还给他打过针。然而第二天，黄杏初又出现呕吐、干咳症状。因病情不见好转，甚至有些加重，卫生院的医务人员向他家里人建议：“情况不妙！我们就这么大本事了。你们赶快到河源市里的医院去诊治吧！”

令医学家们至今都颇感困惑的是：黄杏初在家期间与家里人一起生活了近一个星期，在转送河源及广总时，都是由他父亲和叔叔亲自陪同，然而黄家的人却没有一位感染，黄杏初的同村人也没有一个被感染。

有人认为之所以如此，能够说得通的道理只有一个，那就是河源环境不错，人口少，空气好，医院的隔离病区通风条件良好。

然而，那些为黄杏初看过病的医护人员呢，在 10 天之内却先后有 9 人因被感染而出现与他相似的症状。

当黄杏初不得不被转送到广州。同样出于广大老百姓对人民子弟兵的信任，他被送到黄文杰的病房。

黄杏初刚进广总呼吸科时，高烧为 39.8°C ，而且一连 7 天不退，并因而全身发紫，呼吸衰竭，双肺透视大片模糊阴影，神志不清，生命垂危。

黄文杰和李志斌立即凭以往的经验，组织科里的医护人员全力抢救。

然而遗憾得很，用抗病毒、抗生素药物等进行治疗，效果均不明显。

“上呼吸机！”黄文杰当机立断，几乎是一字一顿地说，“插管！”

这时，黄杏初因极度烦躁不安，在手术过程中不断胡乱挣扎，这大大增加了插管的难度。

关键时刻，由于病人不能自控，气管的分泌物顺着插管喷到了空中，继而猛烈地喷射到黄文杰、李志斌和李艳春等人的口罩上、身上。

尽管这时黄文杰、李志斌和李艳春，都还不晓得病人这些分泌

物的传染性究竟有多大，但沾染了脏东西要立即清洗，毕竟是每位医生、护士的基本常识。

可此时他们却紧张得实在顾不上这些了。直到3个小时后病人脱险，黄文杰、李志斌和李艳春等人才匆匆进行了自身的防护处理。

这情景，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战场上我军无畏的战士，为了战友们的安全，总是争相奋不顾身地扑向敌人碉堡那喷射火焰的枪口。

第二天凌晨，黄杏初渐渐从昏迷中苏醒。

又过了一个星期，黄杏初的神志才逐渐恢复，呼吸困难的情况也有所缓解，情绪渐趋稳定。

他望着床前的白衣战士，满含热泪说出的第一句话是：“感谢救命恩人！”

然而，面对这种前所未遇的重症“肺炎”，黄文杰和李志斌、李艳春等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他们继续对黄杏初对症下药，采用抗病毒、抗菌药物进行系统的治疗。

令黄文杰大吃一惊的是：第7天，就在黄杏初体温渐趋正常的时候，广东省卫生厅通知黄文杰：“立即放下手头的活儿，与地方上的其他5名专家一起赶到河源市人民医院——那里与黄杏初有过接触的11个人，都毫无例外地出现了同病人类似的状况，其中包括9名医护人员！”

黄文杰闻讯及时赶到河源。经他亲自观察，虽然这11人的症状程度略有不同，但可以断定的是：这种“不明原因肺炎”传染性极强、危害性极大，是一种前所未见的病魔。

黄文杰敏感地意识到，一场特殊而又艰险的战斗正在等待着自己。

果然，黄文杰不幸而言中了。很快，广总呼吸科又一连接收了好几例相同病症的患者。

时光快速运转。2003年1月2日，黄文杰听地方的同行们说：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也接收了一名来自河源市的奇怪的肺炎患

者。此人持续高热、干咳，X光透视呈现阴影占据整个肺部，使用各种抗生素无效。而且，在河源当地救治过这名患者的8名医务人员，又是全部被感染发病，症状均与患者相同。

突如其来的病魔，使许多白衣战士相继病倒。迅速进展的肺部病变，残酷折磨着这些前几天还无忧无虑的年轻护士和青春活泼的年轻医生。他们躺在病床上或许还在疑惑、迷惘——怎么顷刻之间，就都病倒了？究竟发生了什么？

就是在这一天的晚间，广东省卫生厅接到河源市卫生局的紧急求援报告：情况万分紧急，请速派专家来会诊！

黄文杰等6名家在省城广州的专家临危受命，火速来到河源。他们用最快的速度进行了对患者的查看与诊断，写出了调查报告。

“噢，想起来了！”此次前来会诊，勾起了一位专家的回忆，“早在2002年11月16日，我就曾经被佛山市禅城区的医疗机构邀请，为那里一位同样病症的患者会诊，患者是农村一个村委会的干部。”

大家“碰”的情况表明，这是迄今为止广东有据可查的第一例感染此类病症的患者。

参加会诊的专家们，都意识到这种带有神秘色彩的疫情，来势凶猛，不可小视。经过研究，给这名患者临床诊断为“非典型性肺炎”。

这是“非典型性肺炎”一词，在广大公众面前的首次“亮相”。

不久，岭南部分地区又出现了许多类似病例。一种神秘的病原体，在绝大多数人还处于茫然无知的情况下，就开始了它奔赴神州大地乃至全世界诸多地区的旅程。

医护人员和军人的双重天职，驱使黄文杰一次次义无反顾地奔向“雷场”。为了正确诊治“非典”病人，黄文杰和战友们冒着很大的风险为病人查咽喉、听肺部呼吸音的变化，在抢救危重病人时，还要经受被气管里喷出的分泌物感染的危险。

为避免有些重症“非典”病人气管插管后所带来的损伤和继发

感染，黄文杰和李志斌等，大胆地采用了无创通气法（即面罩通气）、营养支持、静脉注射胸腺肽和免疫球蛋白等措施对症治疗，使一位位病人转危为安。其中，首例患者在 10 天后便拔下呼吸管，脱离了死神的纠缠。23 天后，这位病人康复出院，而参与抢救的黄文杰和同事们无一被感染。

广东省及时成立了非典型性肺炎工作专家组，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被任命为组长，黄文杰被任命为副组长。

怎样诊断、救治、预防“非典”，成为当务之急。为寻找科学有效的治疗方法，黄文杰结合临床实践，在救治上采用有创与无创结合、中医与西医结合一体的药物综合治疗和依病人个体差异实施个体化治疗的方法，在预防上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凡是遇到发热咳嗽原因不明的病人，一律做动态血象和 X 光胸片检查，对可疑病人立即实行隔离治疗，牢牢堵住传染源。

不久，黄文杰作为惟一的临床专家参与了国家卫生部非典型性肺炎诊治标准、诊断方案和预防措施的制定。

凭着—个博士军医的勇敢和智慧，黄文杰与战友们在“非典”疫魔袭来之初，便连续救治 36 位病人，治愈率达到 93%，而医务人员无一例感染。

穷凶极恶的“非典”疫魔，向人类发出了严峻的挑战！在首例病例发生后的 2 个多月里，广东境内新发病例高达千人。

面对—个个求救电话，面对—双双期待的眼睛，哪里有危险，黄文杰就出现在哪里。

2003 年大年初二，黄文杰回到家里，好不容易挤出点时间与家人团聚—下。然而晚上 22 时，他突然接到江门市卫生局领导的求救电话：市中心医院—名医生感染“非典”，生命垂危！

黄文杰匆匆告别家人，火速上路。汽车路过潜潜奔流的珠江时，只见白鹅潭边燃起了绚丽的节日焰火。它们五光十色，仿佛朵朵绽开的鲜花，充满了欢乐祥和的气氛。然而，更多的人或许还不知道，就在这本应合家团聚的日子里，却有多少白衣战士为了人民

群众的健康和安危而忘我奋战。

在路上，有人发现黄文杰有时一边沉思，一边又在轻轻哼着什么。凝神一听，原来是《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院歌》：

我们是红十字方阵，
肩负着神圣的使命；
我们是白衣战士，
勇攀医学高峰。
服务军民，
流花湖畔献爱心；
救死扶伤，
南国大地留美名……

人们顿时明白了。这首充满朝气与激情的歌曲中所蕴含的内容，也正是黄文杰力量之所在！

黄文杰马不停蹄地赶到江门，又是用药、插管、救治，有条不紊地进行抢救……

次日黎明时分，患者的病情终于得到控制。

黄文杰就这样天天奔波在抗击“非典”的第一线，常常是前脚刚踏进家门，新的任务便又接踵而至。

一天，黄文杰刚刚回到医院，就见到感染控制科的朱会英主任来“检查”他自己的防治情况。这使黄文杰很受感动。朱主任那么年纪，又身患高血压、糖尿病、腰椎间盘突出症等多种疾病，还这样忘我地工作，无微不至地关心同志们的防护，更使黄文杰增添了奋斗的力量。

为预防 SARS，稳定人心，医院领导一面安排黄文杰和邹霞英等几名专家一道参加新闻发布会，通过新闻媒介向社会宣讲 SARS 的致病原因、症状体征、传授预防方法；一面拨出 50 万元作为防治科研基金，组织专家夜以继日地撰写预防方案、研制预防药品。

4月初的一天，为抢救“非典”患者已经连续数日没有顾得上回家的黄文杰，刚刚敲开家门，就接到省卫生厅下达的通知：深圳市一名教师染上“非典”，请快速前往抢救。

望着又将踏向“雷场”的丈夫，黄文杰的妻子李庆丽眼含热泪、十分心疼地说：“文杰，这病实在太危险了，我真怕你……”

黄文杰年幼的儿子则一把抱住爸爸的腿，哽咽着道：“爸爸，你已经好久没给我辅导英语了！……”

黄文杰心中虽然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但他还是极力抑制住自己的感情，耐心地说服了妻子和儿子，义无反顾地连夜赶往深圳东湖医院。

后来，黄文杰在广东防治非典的第一线连续奋战了好几个月。

在那难忘的日日夜夜里，黄文杰先后转战几十家医院，行程数万公里，救治病人数百例。

3月25日，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们紧急奔赴北京，听取了我国防治“非典”疫情的介绍。

我国一位年轻的博士军医作为最早迎战“非典”的临床专家，用多媒体和英汉两种语言介绍了广东地区防治“非典”的情况。

他就是黄文杰。

听了黄文杰具有很高专业水平的介绍后，国内外专家都啧啧赞叹：你们在疫病面前的勇敢精神令人敬佩，你们所取得的成功经验值得全世界借鉴。

恐慌往往源于无知。面对“非典”这一新的传染病，黄文杰拿起了科普的武器。为了消除一般人容易产生的恐慌心理，黄文杰走进广东省委宣传部直属的南方直播现场及一些电视台的演播室，介绍防治病知识，解答人们关心的问题，用自己渊博的医学知识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防治非典的科学方法。

广总地处广州市繁华闹市的中心区，周围便是商贸、旅游、交通的“金三角”，然而，黄文杰却从来没有时间去悠闲地逛逛。

有时工作间隙，实在累得不行了，他最多在医院院内颇有文化

内涵的广场上转转。这并不很大的广场中央，有一座寓意深刻的雕塑，名为“生命之源”，象征着医院是诞生生命、保护生命、挽救生命的地方。她时刻提醒着白衣战士们勿忘神圣使命，随时准备奉献自己的一切。茵茵绿草间，还端坐着一尊尊造型各异的石头，上面镌刻着我国历代医学名家的雕像与格言。至于宁静的林阴小道上，则特别铺设着一条凹凸不平的健康沐足道，使沐足人在享受健康的同时，能联想到我国古代经络学的原理……

其实，早在今年春节前夕，已经连续7年没有回老家过节的黄文杰便已经同双亲约好：要挈妇将雏回家，品尝老母亲“六十大寿”的生日蛋糕。谁知，从去年11月开始，不但他本人成了与“休假”无缘的大忙人，而且连家中的两部电话也从此忙个不停，妻子李庆丽和儿子也成了防治“非典”咨询的义务“接线员”。黄文杰的手机更是成了一部流动的防治“非典”的热线，相对过去每月要上涨三四倍的通话费，对工资并不很高的黄文杰虽然是个不小的负担，但他还是不忍心关机，因为这每一个咨询电话，几乎都是与防治“非典”有关的啊，而黄文杰早已将解答这种咨询当成了自己一种不容推卸的义务。

黄文杰先后转战17家医院，行程数万公里，救治病人300多例。

2003年6月，广总党委被中共中央组织部命名为“全国防治非典型性肺炎工作先进基层党组织”，黄文杰则被中共中央组织部授予“全国防治非典型性肺炎工作优秀共产党员”的荣誉称号，并被荣记了一等功。

2 第一军医大学在第一时间

对人民军队来说，疫情就是警报，就是第一时间对战士的召唤！

广州风景秀丽的白云山下，在全军序列为“第一”的那所军医大学，它的领导机关、医疗专家和白衣天使们，就都是在第一时间就赶到了疫区。

当时间过去了数月之后，笔者通过与一医大校长李康、政委江帆、副政委文义民等将军们的攀谈，那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场景，那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都仿佛一重重激越的浪花，波澜壮阔地涌现在我的面前——

50 多年前，第一军医大学从冰天雪地的北国边城齐齐哈尔随军南下，途经战火纷飞的华北平原、满目疮痍的中原大地，最终在岭南的珠江畔扎下了脚跟。

半个多世纪以来，第一军医大学已经从一个规模不大的随营学校，发展成一所很有规模和知名度的全国重点大学。它下属的两家医院——南方医院和珠江医院，更是作为广东地区的品牌大型医院，自然而然地成为人们寄托信任与希望的首选医院之一。

位于白云山下的南方医院，既有现代化的大型医疗设备和办学条件，也有人工瀑布、彩色喷泉、水上凉亭、散步曲桥、玉带连廊、汉白玉雕塑等人文景点，再加上道旁植树，园内养花，圃内育苗，地上种草，共有红棉、榕树、椰树、芭蕉、美人蕉、蓬皮菊、杜勒草等数十种花草树木，绿化覆盖率达 95% 以上……显得既透着灵气又富有朝气，因而曾被总部首长誉为全军最漂亮的医院。

2003 年 1 月，当广东省的几家医院相继传来收治“不明原因肺炎”患者和医务人员被感染的消息时，南方医院的感染科主任、博士生导师侯金林教授凭着长期从事传染病防治的经验，敏感地意识到这种病肯定是传染病，控制不好就可能爆发流行。

在当时并不清楚 SARS 究竟有多大“杀伤力”的情况下，侯金林冒着被感染的危险，利用周末双休日的时间，先后到收治首例 SARS 患者的发源地——某市人民医院了解情况，到疫情最严重的地区调查研究，到收治 SARS 患者最早、数量也最多的广州某大医院调阅病历……